

遠東戰役史事新探

◎ 黃力民

遠東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戰，是蘇聯對日本的唯一一戰，有此一戰才使得反法西斯同盟最終是完整的——雖然這個同盟因勝利而很快解體。遠東戰役發起於8月9日，恰好介於兩次原子彈爆炸之間；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而《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界定的遠東戰役卻是8月9日至9月2日，「二戰」的最後一戰不是結束於日本的投降，而是延伸到盟國對日受降簽字日。在波譎雲詭的1945年8月，遠東戰役的奇特色彩尤其體現著當年國際間政治、軍事鬥爭的複雜性。本文從遠東戰役的獨特性出發研究戰役的準備與發起、時間、作戰方式與過程、結局形式等問題，提出一些不同於以往研究資料的見解，並訂正了若干史實。文中所稱遠東戰役，包括南庫頁島與千島群島作戰。

一 對遠東戰役基本評價的歧見

遠東戰役規模宏大，雙方參戰兵力按蘇聯資料[10]蘇聯遠東軍157.8萬（第41頁）、戰役中日本關東軍損失67.7萬、或包括「滿洲國」、「蒙疆自治政府」偽軍「總兵力超過120萬人」（第28頁）。在一些西方的二戰史資料中，關於遠東戰役僅僅是一句話，例如：

[9]第974頁「8月9日，它向滿洲進軍，從日本方面遇到了輕微的抵抗」；

[13]第450頁「8月8日，俄國對日本宣戰，並在第二天立即向滿洲進軍，這看來似乎有助於戰爭的提早結束，然而天皇所起的作用更大」；

[17]第512頁「仿佛要將日本人斬盡殺絕，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向滿洲派出了160萬人的裝甲部隊」；

[24]第774頁「200萬蘇軍迅速插入中國東北，與70萬日軍進行了一系列激戰，把日軍往南驅逐」；

[28]第284—5頁「在第二顆原子彈……爆炸以前的幾個小時，守在滿洲邊境的天皇的士兵遭到大規模的炮火轟擊，此時引來紅軍的數百輛坦克和飛機發動拂曉攻勢，像潮水一般衝入日軍陣地」。

蘇軍總參謀部將遠東戰役列為衛國戰爭五十一個戰略性戰役之一，蘇聯方面有許多遠東戰役的專著如[10]，在全局的「二戰史」研究中遠東戰役也會佔很大的分量，如[8]用了第464—506頁的篇幅（全書約1000頁碼）。

戰敗者日本右翼觀點如[1]4卷第358頁「蘇俄之參戰，實為結束大東亞戰爭之最後一刀」，隱含著複雜的感情因素。

就評價蘇聯對日作戰而言，中國學者首先面臨政治定位問題。斯大林時期曾稱「打敗日本主要是中國人民和蘇聯的功勞」；中蘇交惡後也只是將「修正主義」區別出來：「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蘇聯的軍隊和人民，在戰鬥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勳」（《人民日報》1975年9月3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三十周年》）。政治定位問題現已有所淡化，但特殊政治背景影響下中國方面對遠東戰役的研究傾向於蘇聯觀點。例如[21]第291頁稱遠東戰役「一舉摧毀了霸佔中國東北多年的關東軍和其他日軍，在最後徹底擊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鬥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勳」，一些資料先入為主地強調遠東戰役與原子彈爆炸的不同作用，因而阻礙了對於遠東戰役的深入、客觀研究，某些觀點、史實記述可能沉澱為經典話語對後世形成誤導。

二 遠東戰役發起動因與時機

蘇聯在雅爾達會議上承諾「德國投降後2、3個月對日開戰」，條件是收復南庫頁島、獲取千島列島主權，取代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等。在道義上，蘇聯的承諾是四年反法西斯軍事同盟的必然結果。就蘇聯國家利益而言，實施遠東戰役亦為十分必要，直接動因是為日俄戰爭雪恥，收復南庫頁島、千島列島；進一步說是分享對日戰爭勝利成果、增加今後涉日國際問題砝碼的需要，奠定戰後的大國地位。德國投降以後日本的失敗只是時間與方式問題，蘇聯當然很清楚遠東戰役必定穩操勝券。無論戰役的實施形式是怎樣，其直接的軍事目標是必須擊潰日軍、必須對中國東北實行佔領、日軍必須向蘇軍投降。

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常見的一種批評認為蘇聯發起遠東戰役有投機性，以此作為討論遠東戰役作用的出發點，但是戰爭需要抓住機會這永遠是對的。8月8日恰好是德國投降三個月，因此也可以說蘇聯信守了雅爾達會議的諾言。但就在7月底波茨坦的三國參謀長會議上，蘇軍總參謀長安東諾夫卻說「8月下半月他們將能作好準備進攻滿洲日軍」、「確切的日期取決於當時正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外長與蘇聯政府的談判是否獲得圓滿的結果」（[9]第967—968頁，實際簽訂日期是8月14日）。要澄清這兩種說法，必須涉及一些基本情節，這主要是蘇日的條約關係與遠東戰役的準備情況。

1941年4月13日蘇日條約規定「如締約任何一方在期滿前一年未通知廢止本條約時，則本條約應視為自動延長5年」（[2]第304頁），1945年4月5日莫洛托夫召見日本大使佐藤尚武聲明「在此情況下，日本與蘇聯間的中立條約已失去其意義，證明這一條約的延長是不可能了。鑒於上述情形並依照上述條約第3條關於5年期滿的前一年廢除條約的權利的規定，蘇維埃政府向日本政府宣布它廢除1941年4月13日條約的願望」（[2]第304—305頁）。正式外交檔之外的解讀常常有所偏差。蘇聯資料[8]469頁稱「蘇聯考慮到現實情況，於1945年4月5日宣布廢除蘇日中立協定」。中國資料如[5、14、21]等均稱「廢除」。日本資料[6]第165頁「4月5日，莫洛托夫外長將不延長日蘇中立條約的決定通知給駐蘇大使佐藤」，中國資料[16]第1421頁同於[6]。「廢除」之說的含義看來有些疑問。

湯因比主編的[9]第869—870頁稱「1945年4月5日，當俄國人正式宣布廢除他們同日本在1941年4月簽訂的中立條約時，日本的處境更加沒有希望了」，該頁又注釋「這項條約為期五年。除非締約國一方在條約滿期前一年通知廢除，否則就自動延期五年。因此，從理論上講，即使在宣告條約廢除以後，蘇聯根據法律於1946年4月以前還是不能向日本宣戰」。蘇聯的權威說法有[4]（蘇聯科學院院士著）第223頁「1945年4月，蘇聯廢棄了1941年的蘇日條約」，在指出廢棄的責任或原因在日本方面後並說「……實際上中立條約已不適用。1945年4月，即協定滿期前一年，蘇聯根據協定條款的規定提出了廢除協定的預告」。

顯然，以上[9]與[4]兩種解釋的內涵是一致的，均表明1945年4月5日莫洛托夫的聲明並沒有即時中止條約，因此在8月8日蘇對日宣戰之前蘇聯對於日本與美中英之交戰的態度仍可稱為恪守中立。莫洛托夫聲明三個多月後關東軍才進行第二次擴軍動員（至6月17日關東軍僅有12個師團，見下文），日本在蘇聯身上一直寄託著調停的希望，這些事實也表明蘇日中立關係的存在。按蘇日中立條約規定任何一方一年前提出的效果是執行五年有效期，而沒有任何一方在一年前提出的效果是自動延長。換句話說，該條約設置有自動延長機制，欲使自動延長機制失效應在一年前提出。當兩國關係急劇惡化，一方需要即時中止條約甚至開戰，但依慣例這樣極端的情形不會寫在條約內，更不可能有時間上的限制。

當然莫洛托夫的聲明暗示有可能在有效期前廢止條約，其效果確實是蘇聯隨時可能對日作戰。這一特殊做法可以理解為蘇聯需要修補因執行兩面政策而受損的形象。勝敗對於交戰雙方是第一位的，某些決策行為是否有悖於法理卻被雙方政治家置於次要位置。蘇聯一直保持條約到最後時刻，8月7日15時40分日本外務省最後一次致電佐藤尚武催促蘇聯對「近衛訪蘇」表態，次日佐藤應召面見莫洛托夫時還想就此詢問蘇聯政府，結果被告知蘇聯宣戰。

遠東戰役的準備早已開始，例如梅列茨科夫元帥於4月中即到達烏蘇里斯克（雙城子）遠東第1方面軍之前身濱海集群司令部就任；6月末蘇聯遠東軍兵員與主要裝備的調動已達到實際開戰水準的80%以上（參見[6]第167頁）；6月下旬莫斯科勝利閱兵期間蘇軍大本營確定了遠東戰役具體計劃並以6月28日訓令發布。從6月底到8月8日蘇聯隨時都有把握發起遠東戰役。從戰役規模說，就算三面合圍滿洲有困難，僅動用遠東第1方面軍在滿洲東部發起攻擊以遮斷日本本土與滿洲的聯繫，或首先解決南庫頁島、千島列島問題，都是對於日本的致命威脅；從時間看，合乎常理的選擇是至遲在7月26日以美中英蘇四國名義發布《波茨坦公告》、同時對日宣戰（不一定即時採取軍事行動）。

安東諾夫在波茨坦排出的「8月下半月」開戰時間表有意拖後「2、3個月」的承諾，又附加蘇中條約簽字的前提；還有，「斯大林於7月28日在波茨坦會議上報告說，他兩次收到日本政府的請求，要他在日本與英美之間就結束戰爭的問題進行斡旋。當斯大林把這一情況告訴他的同事時他已經拒絕了日本的請求」（[9]第971頁），這些情節似乎表明自德國戰敗以來蘇聯一直在等待甚麼。蘇聯除了密切關注遠東戰役的所得，也等待美國還有甚麼牌？美、英方面會以更高的條件再次請求蘇聯參戰嗎？正如[9]第974頁所說「在波茨坦會議上斯大林曾試圖說服杜魯門以正式形式邀請他參加對日作戰。美國人不願意這樣做。他們不想讓斯大林以後能夠說，他是來拯救美國軍隊的」，但蘇聯的意圖豈止是「拯救美國軍隊」而已！

蘇聯人顯然據有兩大優勢：既可以以美英軍事盟國身份對日作戰，擊潰關東軍、對滿洲實行軍事佔領；也可以幫日本一把進行調停，使日本雖戰敗而不至於投降。無論怎樣，雅爾達會議所明確的利益都是穩得，而後一可能結果是日本將成為其盟友；日本雖失去中國東北，卻可能保住朝鮮或其他海外地區。由於美國視佔領日本為至關重要的目標，不可能接受蘇聯在遠東有更多表現的事實，於是美國堅決地甩出了原子彈大牌，蘇聯則在最後一刻割斷了與日本的聯繫——8月7日斯大林決定啟動遠東戰役（[15]第214頁），既沒有顧及戰爭的準備是否充分，也不等待蘇中條約的簽字。

一方面是兵員、裝備與物資的充足準備，另一方面是開戰的關鍵幾步儘量拖延。華西列夫斯基元帥7月30日才就任遠東軍總司令，8月2日受令：遠東第1、第2方面軍於8月5日正式編成、遠東軍總司令部組建：「8月7日……訓令說，後貝加爾、遠東第1、遠東第2方面軍於8月

9日開始軍事行動，以完成大本營6月28日訓令中規定的任務。」（以上參見[12]）。海軍行動另見[10]第209頁「8月8日3時30分，（太平洋）艦隊司令員收到最高統帥部關於艦隊進入一級戰備、布設水雷和展開潛艇的訓令」。[7、8、10]未見記述遠東戰役正式命令的發布時間及背景，似乎是對此情節的回避。

「二戰」軍事行動的最後進程表不可能是杜魯門、斯大林商定的結果，第2顆原子彈何時能投向何地連杜魯門也說不準。關於原子彈爆炸與遠東戰役的作用、地位，研究者的看法也許難以一致。但是，有必要突出以下基本情節：6月末遠東軍兵力已達到實際開戰水準的80%以上，蘇軍大本營6月28日發布遠東戰役作戰任務訓令，7月底華西列夫斯基及遠東軍總司令部到位，8月6日廣島原子彈爆炸，8月7日斯大林下達最後命令啟動遠東戰役，8月8日佐藤尚武欲再次探詢蘇聯對「近衛訪蘇」態度、同時蘇聯對日宣戰。這張時刻表足以勝過許多空洞的爭論，何況斯大林的內心想法是甚麼？歷史學者也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

儘管蘇聯一直在等待某些情況的出現，但在廣島原爆的情況下再不敢動遠東戰役，那肯定是十足的愚蠢。因此遠東戰役的時機問題宜按另一種思路考慮：設想如果沒有8月6日的廣島原爆，蘇聯有兩種選擇，一是踐行開戰的承諾於8月8日發起遠東戰役；二是不要率先動手而是繼續等下去，因為蘇聯不具備（或遠次於美國）對日本本土進行空中轟炸、海上封鎖與直接登陸的能力，至少等到美英軍登陸九州的「奧林匹克」計劃開始實施再考慮，反正遠東最低利益已是囊中之物。從利益角度看後者當然是第一選擇，至於雅爾達承諾的不能實現或推遲實現總是可以找到理由的。如果美英軍遲遲不能發起九州登陸作戰，則蘇聯是否會採取調停斡旋態度也難說。當然，由於美國的底線是以單獨佔領日本的形式獲得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一定會竭力阻止或抵消蘇聯的調停。

三 遠東戰役日本陸軍參戰部隊

《遠東的勝利》第28頁稱「在遠東同蘇軍對壘的敵軍集團計8個野戰軍、2個航空軍，共40到42個步兵師團、7個騎兵師團、22個步兵旅團、2個坦克旅團及一些獨立聯隊，總兵力超過120萬人」，常為一些引用者誤解（如《國外坦克》2005年第8期第50—53頁肖鵬《鐵騎千里奔襲橫掃日本關東軍》的關東軍數字當源於此），其錯誤在於這並非僅指關東軍，而是包括「滿洲國」、「蒙疆自治政府」的偽軍。

1942年10月關東軍升格為總軍，至1945年初關東軍轄有第1、3方面軍。因朝鮮東北沿海是蘇軍可能的進攻方向，從5月底朝鮮北部防務從第17方面軍交割關東軍，6月17日從中國派遣軍調入第34軍司令部駐鹹興擔任領率。遠東戰役發起後第17方面軍歸屬關東軍，又將第34軍劃歸第17方面軍。第17方面軍按「本土決戰」預案於1945年1月組建，防禦重點在半島南端抗擊美軍登陸，濟州島就布置有第58軍及所屬第96、111、121師團、獨立混成第108旅團。第17方面軍司令部駐漢城，直轄部隊第120、150、160、320師團、獨立混成第127旅團、分駐全州、光州、群山、釜山等處。

第34軍司令部及第59師團於6、7月間分別從武漢、濟南調來，又於7月10日就地編成第137師團、獨立混成第133旅團，駐防在鹹興、平壤一帶。

1945年1月關東軍第6軍司令部轉調中國派遣軍、5月關東防衛軍改稱第44軍、7月組建第30軍司令部，至「8.15」在中國東北範圍內有關東軍第1方面軍之第3、5軍，第3方面軍之第30、44軍，直轄第4軍。

1940年日軍大本營確定是時關東軍第1、8、9、10、11、12、14、23、24、25、28、29師團外加第16師團（在本土）為滿洲永久駐紮師團，到1943年6月又先後調入或組建第57、71、27師團共15個精銳師團，這是關東軍最強大時期。1944年這15個師團有11個調往南方戰場，遂用守備部隊就地編組6個師團到年終計有10個師團，無論師團數還是師團戰力均為1939年以來之最低狀態。

關東軍序列內的警備、守備、駐屯部隊有：1932年編第1—5獨立守備隊（主官為少將軍銜），分駐防瀋陽、長春、齊齊哈爾、牡丹江、哈爾濱；1939年增編第6—9獨立守備隊。1939年編成第1—8國境守備隊（隊長為中佐、大佐或少將軍銜），1940年編成第9—13國境守備隊，1944年增編第14國境守備隊。1941年前編琿春駐屯隊、阿爾山駐屯隊，1944年編第101、102、103、104警備隊、富錦駐屯隊、關東州警備隊、鞍山防衛隊、11個兵站警備隊。1945年前有些部隊已擴編改制為師團，如1942年琿春駐屯隊擴編升級為第71師團、1944年第8國境守備隊擴編為第119師團等。1945年1月與7月分兩批用以上部隊及既有師團留守人員、在鄉軍人新編16個師團與9個獨立混成旅團：1月16日編組第121、122、123、124、125、126、127、128師團，7月10日編組第134、135、136、137、138、139、148、149師團，其中第121、137師團配置在朝鮮半島；將第17方面軍新編的第79師團移駐圖們；關東軍原有10個師團又調出6個，餘下1944年擴編的第107、108、112、119師團；6、7月間從中國派遣軍緊急調入第39、63、117師團；1月16日編組獨立混成第79、80旅團，7月10日編組獨立混成第130、131、132、133、134、135、136旅團，其中獨立混成第133旅團配置在朝鮮半島。合計在中國東北有22個師團，8個獨立混成旅團（[20]稱3月編獨立混成第137、138旅團系錯誤），2個獨立戰車旅團，1個機動旅團。其中有作戰經歷的部隊只是原中國派遣軍第39、63、117師團。

截至8月6日關東軍序列次於獨立旅團的部隊尚餘第104警備隊、關東州警備隊及1945年新編第1、2、3特別警備隊、第15國境守備隊，主官多為少將或大佐軍銜，員額不定。

第5方面軍司令部駐札幌，應列入遠東戰役作戰範圍的部隊是：第88師團駐南庫頁島、第89師團駐擇捉島、第91師團駐千島列島北端的佔守島，獨立混成第129旅團駐千島列島中部的得撫島。其中第91師團為1944年編組，其他為1945年新編。

張家口方向有中國派遣軍駐蒙軍獨立混成第2旅團（按：一些資料將第118師團列入，實際情況是：遠東戰役發起後第118師團於8月12日緊急北調蒙疆，13日12時中國派遣軍接東京命令急調一個軍司令部兩個師團到南滿，當即決定第118師團改往南滿。但13日晚蒙疆方面情報稱蘇蒙騎兵集群次日可到達張北，駐蒙軍緊急要求派兵馳援。14日判明情況後第118師團在行進途中奉命開往張家口，停戰時第118師團主力尚在天津地區僅有部分兵力到達張家口，參見[3]2卷2冊第61—63頁）。

綜上所述，1945年不同時段關東軍序列及遠東戰役參戰部隊概述如下：

1、至1945年6月17日（關東軍長春會議）關東軍第1方面軍轄第3、5軍，第3方面軍轄第44軍，直轄第4軍，駐防地域中國東北，共12個師團、2個獨立混成旅團、1個獨立戰車旅團、1個機動旅團。

2、至遠東戰役前關東軍第1方面軍轄第3、5軍，第3方面軍轄第30、44軍，直轄第4、34軍，駐防地域中國東北與朝鮮北部，共24個師團、9個獨立混成旅團、2個獨立戰車旅團、1個機動旅團。（按：[14]第569頁轉引服部卓四郎[1]「關東軍的兵員又膨脹起來，擁有以24個師、9

個獨立混成旅為基幹的約75萬人的兵力。可是，這些部隊的實際作戰能力怎樣呢？即便是最老的師，也只有1944年5月編成的第107師。其他都是在那以後新建的兵團」，此說不對，從關內調入的第39、59、63師團分別編成於1939、1942、1943年）。

3、遠東戰役發起後關東軍第1方面軍轄第3、5軍，第3方面軍轄第30、44軍，第17方面軍轄第34、58軍，直轄第4軍，駐防地域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共31個師團、11個獨立混成旅團、2個獨立戰車旅團、1個機動旅團。

4、遠東戰役作戰範圍日本陸軍部隊總計27個師團、11個獨立混成旅團、2個獨立戰車旅團、1個機動旅團，分別屬於：

關東軍第1方面軍（轄第3、5軍）、第3方面軍（轄第30、44軍）、直轄第4軍、第17方面軍第34軍的24個師團9個獨立混成旅團2個獨立戰車旅團1個機動旅團；

第5方面軍3個師團1個獨立混成旅團；

中國派遣軍駐蒙軍1個獨立混成旅團。

日本陸軍第2、5航空軍分駐中國東北與朝鮮，但可用於作戰的飛機極少。

[8]第505頁「被蘇軍繳械與俘虜的有：日軍的23個步兵師、10個步兵旅、1個摩托化敢死旅、2個坦克旅（第1旅與第9旅）、2個航空旅（第15旅與第101旅）」，與本文分析結果大體相同。[21]第291頁稱關東軍在中國東北、朝鮮北部對蘇聯防禦兵力為「14師團、11個獨立旅團，約75萬人」，錯誤甚大。

四 遠東戰役期間關東軍人數

據[6]第201頁「1965年公開發表的《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簡史》中……日軍損失67.7萬名以上，其中包括戰死者約8.4萬名」（注：此總數應含海軍鎮海警備府之撫順方面特別根據地隊與元山方面特別根據地隊），第196—197頁又稱南庫頁島俘虜1.8萬，千島群島6.384萬。日軍戰俘解送蘇聯時以每千人編為一個作業大隊，[1] 4卷第373頁作業大隊統計為滿洲430個、北朝鮮65個、庫頁島千島75個。[1] 4卷第382頁海外日軍投降人數第17方面軍29萬人並注明「韓國之人員數，包括北韓者在內」。根據上述數位並考慮到8.4萬戰死者主要在中國東北戰場，可估計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兵員約51萬、在北朝鮮約6萬、在南朝鮮約23萬，合計約80萬；南庫頁島千島第5方面軍約9萬、海軍撫順與元山約2萬。[20]稱8月初關東軍（不含第17方面軍）人數75萬（[21]第291頁、[30]第215頁「日本關東軍」條目、[31]第652頁亦是），可能有統計口徑之訛誤。以下因素使關東軍人數難以統計：

關東軍序列的方面軍、軍司令部變動甚大，第17方面軍遲至8月10日才入列；

關東軍所屬部隊絕大部分是新編或新調入的，31個師團中有21個是1945年新編師團、有4個是6、7月從中國派遣軍緊急調入、11個獨立混成旅團全部新編；最遲竟然有7月10日編成的8個師團、7個獨立混成旅團。這些部隊的編組能達到何種程度肯定大有問題，例如第136、137、138師團完全由在鄉軍人編成，實際未成軍；又如三個特別警備隊的編組於7月底才獲批准，關東軍8月初開始組織實施，其間預定配屬第4軍的第3特別警備隊因軍司令上村幹男反對而擱置；7月10日編成的7個獨立混成旅團都只轄4個獨立步兵大隊，而此前的獨立混成

旅團標準編制是5個獨立步兵大隊或更多：

在7月10日編成的8個師團中有7個師團長於7月16日上任，第137師團長秋山義兌7月30日上任。這8名師團長中有7名從日本國內調任：2人為預備役召回、4人為留守師團長、1人為陸軍步兵學校附，只有第135師團長由關東軍第1國境守備隊長升任；在7月10日編成的7個獨立混成旅團中，2人7月16日上任、5人7月26日上任（參見網路資料《日本陸海軍事典》、《日本東亞戰史研究部—日本陸軍》）；

絕大部分戰俘（可能包含非軍人）被解送蘇聯，確切數字日本人都難以搞清楚。

五 遠東戰役與蘇軍交戰的日軍部隊

德國投降後日軍對蘇聯的判斷是，對日作戰的準備預料在8、9月份大體能夠就緒（[6]第169頁），決定關東軍作戰要點是「擊潰入侵滿洲之敵，確保京圖線（新京—圖們）以南、連京線（大連—新京）以東要地，以利於堅持全面作戰」。關東軍作戰意圖發生轉折的誘因在於日本敗局已定，無論結果是投降還是體面戰敗，中國東北一定保不住（本來就是侵略所得，又預定作為請求蘇聯斡旋的回報），但朝鮮屬「自願」合併於日本。8月9日凌晨蘇軍正式發起攻擊，當日中午關東軍總司令部的命令是「依據關東軍作戰計劃，擊破入侵之敵」（[1]4冊第359頁），10日大本營命令強調「『以對蘇作戰為主，隨時擊破進犯之敵，確保朝鮮』。就是丟掉滿洲，也要保住朝鮮，這是大本營的意圖所在。」（[6]第180頁）。關東軍對蘇作戰準備長達十多年，當這一天來到時所面對的形勢卻是蘇聯全力以赴與日本整體頹敗，關東軍更是虛弱不堪。這既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反映日軍大本營戰略意圖的飄忽不定導致兵力左支右絀。

遠東戰役發起後不久關東軍首腦遷往通化戰鬥司令部指揮，以通化為中心的「京圖線（新京—圖們）以南、連京線（大連—新京）以東」地區是預定的關東軍第一收縮地。在蘇軍衝擊下關東軍部隊進行了緊急調動，主要態勢是西線與北線部隊向腹地收縮，東線有較多抵抗。據中國派遣軍14日9時48分收到關東軍通報：「長春、奉天兵力之集結，基本上正在順利行進」（[3]2卷2冊第65頁），可為佐證。30年代關東軍在中國東北修建了14處（或17處）築壘地域，卻與此時作戰意圖不符，造成關東軍作戰指揮上的尷尬，遠東戰役實際發生的戰鬥多在海拉爾、東寧、虎頭、孫吳、富錦、同江等築壘以及牡丹江的遲滯阻擊戰。

蘇聯資料[10]第121頁關於作戰經過的概述是：「8月9—14日，蘇軍粉碎日軍掩護部隊，前出至中滿平原。8月15日至9月2日，蘇軍發展進攻，前出至滿洲中心地域和北朝鮮。關東軍投降。8月9日至19日，在滿洲和北朝鮮的日軍主要集團被擊潰。爾後，直至9月2日，蘇軍接受敵軍投降並消滅拒絕放下武器的個別集團和守備部隊」。

由外貝加爾方面軍實施的大興安嶺—奉天戰役簡況是：資料[10]第125頁「當面有日軍兩個步兵師團、兩個步兵旅團……日軍第3方面軍的主力已撤回縱深，位於長春和瀋陽地域」；第128頁「最激烈的戰鬥之一是在左翼第36集團軍的進攻地帶…日軍步兵第80旅團憑藉額爾古納河進行防禦，企圖以築壘地域防禦工事內的火力阻止敵36集團軍的進攻」；[8]第485頁：

「向牙克石（喜桂圖旗）及其以南方向進攻的各兵團，以其基本兵力與日第80混成旅展開了爭奪大興安嶺山口的激烈戰鬥；而其先遣部隊則與日步兵第119師在博克圖接近地，展開了激烈戰鬥」；[10]第137頁：「第39集團軍在繞過阿爾山築壘地域進擊索倫一線與第107師團交戰」。

由遠東第1方面軍實施的哈爾濱—吉林戰役簡況是：資料[10]第160頁稱穆稜方向有日軍第126師團抵抗；[8]第494頁稱8月15、16日牡丹江攻防戰日本守軍為第5軍（步兵第124、126及第135師團）及方面軍預備隊第122師團；[8]第496頁：「到8月16日日終，遠東第1方面軍已向滿洲腹地和北朝鮮推進了150到250公里。經過8月9日到16日的各次戰鬥，日第5軍（步兵第124、126及第135師團）已被徹底擊潰，日第3軍（步兵第79、112及第127師團）、步兵第122及第128師團、步兵第132旅團、摩托化敢死第1旅團（這兩個旅團是關東軍第1方面軍的預備隊）均遭重創」；[10]第175頁「據日第1方面軍副參謀長供認，僅第5軍就傷亡3萬人左右，佔其作戰人員的一半以上。第3軍損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員。擔任關東軍第1方面軍預備隊的機動第1旅團則幾乎全軍覆沒」。

由遠東第2方面軍（黑龍江內河艦隊參與）實施的松花江戰役簡況是：資料[10]第184頁「8月14—15日，步兵第3和第12師主力到達孫吳地域，日本守軍（步兵第123師團的部隊）已被三面包圍。此時，步兵第396師和山地步兵第368團沿嫩江方向進攻，在西崗子地域包圍了日軍步兵第135旅團」；第209頁：「8月17日至18日，日步兵第123師團全部放下武器。我軍在孫吳地域共俘虜敵軍17061人。……敵步兵第135旅團……到8月20日才完全為我……所殲滅，敵軍4520人被俘」。

由遠東第2方面軍實施的南庫頁島進攻戰役：遠東第2方面軍第16集團軍第56軍（主力是第79步兵師）與日軍第5方面軍第88師團交戰。

由遠東第2方面軍實施的千島群島登陸戰役：遠東第2方面軍堪察加防禦區（主力是第101步兵師）在佔守島與日軍第5方面軍第91師團主力交戰。

以太平洋艦隊為主、遠東第1、2方面軍參與實施的清津戰役簡況是：資料[10]第211—224頁記述太平洋艦隊8月12日終攻佔雄基、羅津，16日佔清津，19—22日佔成津（今金策）、元山，作戰規模均不大；[8]第497頁「迫使羅南師管區部隊南撤」，亦可參見[6]第187—188頁「在雄基、羅津、清津方面配備的部隊和第34軍不是一個系統，歸羅南師團管區所屬」。第34軍司令部駐鹹興，部隊分駐鹹興、定平、平壤，離上述戰場尚遠。據[8]第500頁記述，鹹興、平壤、元山、海州均為蘇軍以空降方式佔領。

概括以上所述，遠東戰役實際作戰地域是中國東北、朝鮮成津以北東北沿海、南庫頁島及千島群島，與蘇聯遠東軍實際交戰的日本陸軍部隊（獨立旅團以上）有：東線第1方面軍第124、126、135、122、79、112、127、128師團、獨立混成第132旅團、第1機動旅團；西線第3方面軍第107、119師團，獨立混成第80旅團；北線第4軍第123師團，獨立混成第135旅團；南庫頁島、千島群島第5方面軍第88、91師團。

以上與日本資料[6]第191頁所述相差無幾：自8月9日凌晨開戰到8月15日，關東軍與蘇軍交戰的部隊第107、119、112、124、126、128、135、123、134師團9個師團與獨立混成第80、135旅團，只是關東軍「24個師團、9個獨立混成旅團」的一部分。差別是[6]未提與蘇軍交戰的有第79（圖們）、122（牡丹江）、127（延吉）師團但有富錦地區的第134師團，[6]稱「其中第124、126、135師團受到很大損傷」即指牡丹江攻防戰。

梅列茨科夫元帥稱，（若不圍殲）關東軍「將要收縮，爭取時間，逐步向朝鮮或中國逃遁。而這正中東京下懷。我們的盟軍也不會反對。這可以使英美軍成為亞洲日佔區的唯一解放者」（[7]第376頁）。從政治、軍事方面考慮蘇聯可能預設有「必須擊潰日本關東軍」的目標，而「關東軍是否被擊潰」也就成了二戰史研究的疑難問題。蘇聯的正式檔與史料一般強

調關東軍被蘇軍擊潰，例如[11]下冊「遠東戰役」條目（第695頁）「從8月19日起，各地日軍紛紛投降…關東軍終被擊潰」。該書在「千島群島登陸戰役」條目與「南薩哈林島戰役」條目均不提日軍奉令停戰和投降。但華西列夫斯基的說法似乎傾向客觀：「戰局正式進行了24天，戰鬥行動實際不到一半時間……日本關東軍的突擊力量被徹底粉碎」（[12]第510頁）。中國方面的資料例如[18]第925頁「18日，日本關東軍開始投降」，沒有「擊潰」或「殲滅」字樣。[19]第1075頁「關東軍大部繳械投降，少數負隅頑抗的部隊被殲滅」。在日本方面，「關東軍是否被擊潰」甚至成了左、右翼分歧的標誌之一。例如林三郎（曾任日軍參謀本部俄國課長）強調關東軍未被擊潰，自8月9日凌晨開戰到8月15日關東軍與蘇軍交戰的部隊只佔關東軍的小部分（見[6]第191頁）。日本歷史學研究會則持相反觀點：「戰鬥開始後還沒到一周，擁有如此龐大兵力的關東軍主力已經完全崩潰了」（[23]第4卷139頁）。

就蘇聯的立場而言，「擊潰日本關東軍」至少是對於日俄戰爭俄軍蒙辱的報復，這不僅顯露於斯大林9月2日的戰爭勝利演說，也有9月6日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率遠東軍總部與各方面軍首腦赴旅順拜謁日俄戰爭陣亡俄國官兵公墓的舉動可以作證。

六 遠東戰役結束時間與日軍的投降

《蘇聯軍事百科全書》將遠東戰役的時間界定為8月9日至9月2日。一些中國資料顯然認為這一日期難以處理，[21]第291頁只說「8月18日，關東軍總司令山田乙三下達向蘇軍投降的命令」，回避對以後戰局的描述；[16]第1439頁有「在8月9—14日的6天裏，蘇軍和配合作戰的蒙軍在不同方向上推進了50—500公里左右……」，後文不再提及遠東戰役。

8月14日華盛頓時間19時（東京15日9時莫斯科15日2時）杜魯門宣布日本投降，「已經命令盟國的武裝部隊停止進攻」（[9]第977頁）。由於不存在統一的盟軍作戰指揮部或統帥（美英聯合參謀長會議只可以指揮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則是美國指揮太平洋戰區、西南太平洋戰區，英國指揮東南亞戰區，中國戰區自成系統），[10]第186頁稱「在莫斯科的美國軍事使團團長迪恩少將把這一訓令轉交給蘇聯最高統帥部，希望蘇軍也停止軍事行動」，但是蘇軍總參謀部於8月16日發表聲明稱日本武裝部隊未真正投降，蘇軍將繼續作戰。

戰爭在後世軍事歷史學者與軍人心目中是輝煌的，但對於身處廝殺現場的軍人卻是痛苦不堪，期盼停戰乃是人類天性，在獲知大局已定的消息時第一線軍人通常會選擇終止作戰行動，除非其直接上級另有明確指令。太平洋戰場哈爾西第3艦隊在15日晨派出一批飛機空襲日本，兩小時後獲知杜魯門宣布日本投降後即命召回（參見[26]第574—575頁，[28]下冊第288—289頁）。在中國關內戰場，8月初日軍第6方面軍第11軍（轄1個師團2個獨立混成旅團）退縮在廣西全縣，8月11日在城北設伏佯裝撤出全縣，12日中國軍隊攻入全縣後遭日軍反擊而退出，14日日軍重佔全縣，15日獲知日本投降，次日第11軍決定「以最快速度輕裝向北後退」（參見[3]2卷2冊第91頁），旋即棄城撤出廣西進入湖南祁陽、衡陽一帶，中國軍隊17日收復全縣但未追擊日軍（參見[27]第1416頁）。

據[15]第245—246頁，8月14日御前會議後，14時20分召開了陸軍首腦會議，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教育總監土肥原賢二、第1總軍司令杉山元、第2總軍司令畑俊六等到會，決定「徹底遵從天皇決斷行動」，18時以陸軍大臣、參謀總長名義向在國外軍隊發出《關於帝國結束戰爭之件》的電報。據[6]第189頁「8月14日夜，關東軍司令官山田曾收到陸軍大臣和總參謀長關於停戰的電報。電文中指示：在沒有接到其他命令之前，還繼續執行

以前任務」，這應當就是14日18時《關於帝國結束戰爭之件》的電報。

15日天皇《終戰詔書》廣播後，關東軍尚在等待大本營的具體命令，16日晨關東軍召開幕僚會議決定「謹依聖旨，立即停戰」（參見[6]第189—190頁，實際上大本營於8月15日14時發布「大陸命」1381號下令停止積極進攻作戰，[6]未記此事；資料[29]記載15日14時收到「大陸命」1381號，但沒有採取措施的記載）。

8月16日起東京與馬尼拉建立直接通信，日軍大本營奉盟軍最高統帥部指令於當日16時發布停戰令（「大陸命」1382號），關東軍收到後即向所屬部隊下達停戰與解除武裝命令（[29]），關東軍總司令並以無線電廣播向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請求停戰（[6]第190頁）。

在交戰雙方已達成投降和接受投降時，有效停戰的主動權一般在戰勝一方。對遠東戰役結束過程詳情的研究當屬重要課題，須作更深入具體的調查與分析，亦有可能引發多方爭論。但以上表明，日本陸軍14日18時《關於帝國結束戰爭之件》的電報、日軍大本營15日14時「大陸命」1381號、16日16時「大陸命」1382號，關東軍均收到並有相關措施。但是，按蘇聯遠東軍的命令，遠東戰役主戰場的作戰行動應當持續到8月20日12時。

[10]第218頁「8月17日17時，遠東第1方面軍司令部情報部無線電臺收到關東軍司令官的電報，說他已向部隊下達了投降和停止戰鬥行動的命令。當日19時，一架日本飛機在利什尼會議站連續投下兩個裝有日軍第1方面軍司令部關於投降和停止戰鬥行動的通信筒」。[6]第192頁「8月17日，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通過無線電回答了16日關東軍司令官關於停止戰鬥行動的請求。命令關東軍於8月20日12時以後停止戰鬥行動」。[10]第218頁「儘管發表了這些聲明，8月17日這一天，日軍在全線仍繼續對進攻的蘇軍進行抵抗。……日軍指揮部終於認識到繼續拖延無濟於事，於1945年8月18日下達了關於投降的命令」即指18日關東軍各部參謀長會議，下達更具體的停戰解除武裝命令（[6]第192頁）。

據[6]第190頁，關東軍總參謀長秦彥三郎中將受命赴哈爾濱蘇聯總領事館聯繫投降事宜；據[7]第390—391頁，8月16日晚蘇軍遠東第1方面軍特命全權代表謝拉霍夫少將在哈爾濱機場截獲秦彥三郎並要求其無條件投降，8月19日上午秦彥三郎被送至蘇軍遠東第1方面軍指揮所（蘇聯境內加里闊沃）洽降。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向秦彥三郎下達了關東軍投降和解除武裝的最後通牒，限令8月20日12時前全部停止作戰行動，各部隊在指定地點集結並履行繳械投降。8月20日、8月24日關東軍總參謀副長松村知勝少將奉命攜帶有關文件兩度飛往加里闊沃洽降，此後即扣留在蘇聯軍方。

在雙方開始接觸後，18日華西列夫斯基命令「為儘快奪取長春、瀋陽、吉林、哈爾濱的城市，必須使用機動迅速、裝備精良的專門支隊」（[10]第218—219頁）。據此，19日拂曉外貝加爾方面軍特命全權代表阿爾喬緬科上校乘武裝飛機強行降落在長春機場，阿爾喬緬科進抵關東軍總司令部要求山田乙三大將執行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的指示下令投降，山田乙三於當日14時10分在投降書上簽字，並發表廣播講話宣告日軍已經投降（[29]未記載）。

據[29]，首位進抵長春（8月20日）的蘇軍首腦是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利諾夫斯基元帥。8月22日、9月3日蘇聯遠東軍總司令代表、某政治中將（原文如此，是何人待考，蘇聯遠東軍軍事委員希金為上將軍銜），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本人先後抵達長春。以上三人均召見了山田乙三。9月5日，山田乙三及總司令部將官經哈爾濱解送蘇聯伯力。

據[6]第197頁記述，8月17日，日軍第5方面軍司令向所屬部隊下達停戰令；南庫頁島戰場8月22日簽定停戰協定；佔守島戰場8月23日簽定停戰協定。

8月20日以後的中國東北戰場與8月23日以後的南庫頁島、千島群島戰場蘇軍的主要行動是進駐城市與戰略要地，至9月1日已到達北海道外海的國後島、色丹島，次日盟國對日受降典禮舉行，也是蘇聯所界定的遠東戰役的終止時間。

盟軍《總命令第1號》指定的五大受降國中，美國主持了盟國對日受降典禮，其後有9月9日中國戰區南京受降典禮、9月12日東南亞戰區新加坡受降典禮、9月9日澳大利亞陸軍總司令莫羅泰島受降典禮，以及由美中英澳眾將領主持的日軍方面軍級、軍級的多場正式受降儀式（參見[22]）。蘇軍受降行動的形式與此大不相同，某些「二戰史」文獻資料中可見不甚確切的描述，例如[5]第307頁稱「9月2日日本關東軍在哈爾濱正式向蘇聯紅軍投降」，[25]記載「8月21日關東軍50余萬正式在哈爾濱向蘇軍投降」。查蘇軍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與遠東第1方面軍司令梅列茨科夫的回憶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及[6]均沒有關於正式受降儀式的記載。據華西列夫斯基本人記錄，他奉斯大林之令於9月29日才離開遠東抵達莫斯科（[12]第511頁），可見若有正式受降儀式他應當在場。梅列茨科夫記述：「哈爾濱為慶祝勝利而召開的一次群眾大會，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9月3日，我飛抵該市……不久蒞臨的有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大會在第二天舉行……」，接下來數天是蘇軍遠東軍及各方面軍首腦視察長春、瀋陽、大連、旅順等地（[7]第399頁）。遠東戰役的時間被界定為8月9日至9月2日，有的研究者可能因此而附會9月2日有過某種儀式。可以肯定，蘇軍的另樣做法並非是無意的，其原因一是不願附和美國；二是由於蘇聯未執行《波茨坦公告》關於「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條款，因而不便舉行正式受降儀式。

蘇聯在遠東的所得雖遠不如美國，但大國的姿態還是要做足。[9]第984頁稱「麥克亞瑟打算把解除武裝和日本士兵的遣運工作辦得井井有條，並設法防止在東京灣全面受降之前發生任何就地受降的事情……俄國人並沒有受麥克亞瑟命令和指示的約束，俄國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於8月21日便接受了滿洲關東軍的投降」，這一說法就是指華西列夫斯基給山田乙三「限8月20日12時前停止一切作戰行動及繳械投降具體安排」的最後通牒。

參考書目

- [1] 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軍事譯粹社1968年
- [2] 《國際條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
- [3] 日本防衛廳《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天津市政協譯，中華書局1982年
- [4] 伊萬諾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家關係概述》，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
- [5] 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繫年要錄·統計薈萃》，海潮出版社1995年
- [6] 林三郎《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日本研究室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
- [7] 《梅列茨科夫元帥戰爭回憶錄》，王樹森等譯，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
- [8] 普拉托諾夫等《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下冊，戰士出版社
- [9] 威廉·哈代·麥克尼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5）美國、英國和俄國他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葉佐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
- [10] 弗諾特欽科《遠東的勝利》，沈軍清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79年
- [11] 《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戰士出版社1983年
- [12] 《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戰爭回憶錄》，徐錦棟等譯，解放軍出版社2003（據俄文1988年版）

- [13] 利德爾—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下冊，翻譯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
- [14] 軍事科學院《中國抗日戰爭史》下卷，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
- [15] 日本讀賣新聞社編《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譯，檔案出版社1992年
- [16] 湯重南等《日本帝國的興亡》，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
- [17] 威廉森·默里，阿倫·米利特《贏者之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末》，邵文實等譯，昆侖出版社2001年
- [18] 《第二次世界大戰大事紀要——起源、進程與結局》，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
- [19]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
- [20] 李惠等《侵華日軍序列沿革》，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
- [21] 王捷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詞典》，華夏出版社2003年
- [22] 黃力民《二戰終結：日本投降與美中英蘇澳五國受降》，《軍事歷史》2005年學術論文專刊第30—39頁
- [23] 日本歷史學研究會，《太平洋戰爭史》第4卷，商務印書館1962年
- [24] 吉伯特《二十世紀世界史》第2卷，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25]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45年，<http://ef.cdpa.nsysu.edu.tw/ccw/02/1945.htm>
- [26] 波特《尼米茲》，蔣愷等譯，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
- [27] 郭汝瑰等《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 [28] 約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戰爭1941—1945》下冊，王偉等譯，東方出版社1985年
- [29] 榎本舍三《關東軍總司令部結束戰爭大事記》，高書全譯第278—286頁，轉引王季平《「八一五」這一天》第178—185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
- [30] 章紹嗣等《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武漢出版社1995年
- [31] 朱貴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

黃力民 中國計量學院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九期 2006年4月29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九期（2006年4月29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